

同题一组·冬日味道

## 霜的路

□ 郭远辉

霜降过后,天气一天天冷了下来。

去往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柳爷爷家门口。他家门前有一棵老柿子树,很粗大,是我见过的最大的柿子树,冠幅遮地,虬枝遍生,树上结满了柿子,像一盏盏灯笼,高挂在枝头。

每年五六月份,柿树开花,四瓣的花,象牙色,合围着一个花蕊,心形叶片,对生,肥厚,油亮,密密麻麻,青翠满树。七八月份,结出了柿果,青玉一般的嫩柿子,扁扁的,牢牢地粘在四瓣的果柄上,被挤压成一个玲珑可爱的“四角星”,过不了多久,果蒂上的花就枯萎了,由象牙玉变成了黑布头,风一刮,雨一淋,就掉落了。枝上的柿子越长越大,由青变黄的柿子,雀子一样躲在树叶之间,风一吹,露出半边脸,再一吹又露出半边脸。一条枝上的柿子往往是群生的,三五成群,六七一窝,头对头,脑碰脑的,这些树生的孩子,热闹,欢实,在树叶的迷宫里,做游戏,躲猫猫,一棵树上的柿娃比我们整个村小的娃娃还多。那个年代,哪个孩儿不嘴馋?果子还未成熟,从树下走过,就开始不由自主地盯着它们,数着日子,盼着成熟,有时忍不住了,青涩的果子也会摘下几个往嘴里塞,咬一口,又苦又涩,又还吐地往外吐。

柿子的成熟期很漫长,不像桃子、蜜瓜,在树上、藤上待个把月就熟了。九月一过,瓜果黄熟,柿子还耐着性子在树上静挂着,躲在树伞下懒洋洋的,大有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的泼皮劲儿。十月一到,一阵秋风飒飒吹来,紧密青绿的柿叶,日渐枯黄,叶子水分被秋阳蒸发,干瘦了许多,原来舒展挺阔的叶片,有了一种蜷缩感,像丢在热沙里翻炒的红薯干。

一夜霜降,村庄四周的山上,披上了红风衣,枫树、槭木、榭木,都被一种叫作“霜”的染料,染成了红色。一柳爷爷家门前的老柿树也被白霜染红,在寒霜降落的冬天,被一层披在身上的“白霜”点燃。它高高地矗立在村庄的中间,树冠高出了所有的房子,高过了烟囱,高出了风口。又一阵寒霜降了下来,又一阵寒风刮了过来,柿树上枯黄的叶子,洋洋洒洒,落了个干干净净。数也数不清的柿子赤身裸体,挂在没有一丝绿色的枝头,仍然成群结伙地挂在树的各个角落。每一颗柿果,就是一小团火,燎烈着寒冷中的野性之美;每一颗柿果,就是一盏灯笼,悬挂着一个村庄冬天里的原始欲望。树叶都落在地上腐烂了,只有火还在树枝上烧着,滋滋地烧着。远远望去,它是村庄里的一面被风刮得哗啦啦作响的旗帜,供寒鸦栖身,让孩子抬头,吸引着很多的鸟儿扑棱棱地飞来,落在火堆旁取暖,落在灯笼边取食。鸟儿们啄食着沾满白霜的柿果,那是蘸着白糖的米果、粘着米粉的肉,像一个老者在安享丰年的酒馐、岁月的琼浆。我是一个怯弱的孩子,不会爬树,不会挥竿,只能痴痴地站在树下,看着鸟儿饱食、陶醉,吃下甜美无比的柿肉。被它们啄开的果核电子一样掉落,砸在地上砰砰作响,有时掉在我的头顶,隐隐作痛。这些朝三暮四的鸟儿,从来不会把一颗柿子从头到尾吃完,它们比掰玉米的猴子更见异思迁,这颗果子吃两口,又跳到那颗果子上吃两口,它们在枝头抱着果子荡秋千,高高在上的样子,让我嫉恨无比。被啄伤的果实流出了殷红的血,一滴滴地掉在地上,过不了几天,就开始腐烂,掉落,啪的一声,重重地砸在地上,浓稠的糖分,散发出熟透的季节的清芬,一队队的蚂蚁寻味而来,把一颗颗烂柿团团围住。有时,一些红柿子果熟蒂落,掉在树下松软的草丛里,才轮到小小心翼翼地捡起,轻轻地用衣角揩尽表面的柿霜,捏着它的柿柄,放进嘴里。熟透了柿子,褪去了所有的涩。火红的果皮包裹着甜糯滑嫩的果肉,有一种让人难以言说的冰爽在口中回旋、荡漾。

冬至过后,树上的果子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孤零零地挂在树顶梢头。这是一柳爷爷特意留下的,或许这是他留给天空的礼物吧,让人在最寂寥的时候,抬头仍能看到火的温暖的颜色。他把树上的柿子采收后,大部分的鲜果送给村邻。剩下的晒制成柿饼,他是制柿饼的高手。在冬阳暖暖的日子,一团箕一团箕的红柿子码放在青砖院子的墙头。在日头烘晒下,水分被蒸发,圆滚饱满的柿子矮了下去,瘪了下去,缩成一小坨,粗硬的柿蒂依然紧紧地托着沾着霜粉的柿脯。

柿经霜而红,人经霜而透。回到村庄,发现那棵老柿树竟然还在我曾上学的路上,它还活着,比以前更苍老。那天,我在树下站了很久,初冬的白霜正撒落,啄柿的鸟儿站在树上,我的乡村小学已关停,树下那条上学的路已不知去向。仰起头,满树的灯笼依然高挂着。

## 鲜盈盈的苦楮豆腐

□ 彭成刚

入冬了,天气日渐冷下来。清晨去筲箕山菜市场,瞧见几个衣着朴素的妇人蹲在菜场东侧卖苦楮豆腐,三只红色塑料大盆和塑料桶里豆腐叠压着豆腐。我心头一热,又到了苦楮豆腐上桌的季节了,满嘴津液翻涌。切成四方大块的苦楮豆腐浸漂在清水中,浅栗色,嫩盈盈的,勾起的是浓浓的食欲。

隆冬季节,在城里吃上一碗热腾腾滑嫩嫩的苦楮豆腐,勾起的是浓浓的乡愁。苦楮,是一种乡愁树,对漂泊在外的游子,它代表着家乡。在老家赣东北小城贵溪,一入冬,乡人多喜欢用浅栗色的苦楮豆腐切成小块,加入香葱、姜末、蒜泥、碎椒,煮上一大海碗汤,热乎乎,充盈着葱花的清香、生姜和大蒜的麻香、红椒的热辣,以及豆腐的滑嫩苦馨。一匙入口满嘴香,那叫吃得一个热血沸腾、畅快淋漓。全身的寒气和倦意,瞬间被热辣冲得云消雾散。

苦楮,别名苦楮栲、楮栗,属毛山榭目,壳斗科,多生长于空气清新的山区树林。关于苦楮子的药用价值,古医书上有记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曰:“楮子仁气味苦、涩、平、无毒。主治食之不饥渴,令人健行,止泻痢,破恶血、止渴。”

上中学时,我喜欢把苦楮子煨熟吃或是煮着吃。学校围墙外面的短山冈上,有几株数十上百年的大苦楮树,午间或是课后,我跑去那里,翻开树底下厚厚的落叶,总能轻易地寻到熟透了掉落下来的几十颗圆鼓鼓的大苦楮子。我把捡到的苦楮子带回家,放进灶膛里的热炉灰里煨,或是放锅里用清水煮。煨熟的苦楮子比煮熟的更香,有野果的醇香味,吃起来糯糯甜甜,丝毫不逊于板栗。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更喜绿色生态食物,苦楮豆腐日渐成了城里酒店餐馆的香饽饽。在老家,一入秋,苦楮子熟了,乡人就扛着谷箩,提着蛇皮袋,进山打苦楮子捡苦楮子,回家做成苦楮豆腐,挑到城里的菜市场卖。一大盆一大桶上百斤的苦楮豆腐,一袋烟的工夫,便卖了个精光。我有个乡下亲戚,就是靠做苦楮豆腐在县城买了房。

苦楮豆腐的制作并不繁杂,把苦楮子晾晒、去壳、浸泡、磨浆、煮沸、入盆冷却、浸漂,过上一晚,苦楮豆腐就做好了,不需要任何添加剂,纯天然有机食品。

在老家,苦楮豆腐的吃法花样繁多,可煮汤,可煎炒,还可晒成豆腐干爆炒,味道各异。我最喜欢的是煮汤喝,百吃不厌。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家乡人流行把苦楮豆腐红烧,那味道确实不赖。清水里捞出水盈盈的苦楮豆腐,切成小方块,生抽红烧,加姜末、蒜泥、红碎椒、料酒、胡椒,出锅前再撒少许葱花,趁热吃,楮味浓香,若隐若现的苦味,又似果冻绕舌之滑嫩,令人回味无穷。家乡人把晒干的苦楮豆腐切片炖鸡、炖肉,味道也是妙。无论哪种吃法,苦楮豆腐不需要昂贵的配料,吃的是绿色,是天然生态,丝丝苦味,苦中夹甜。倘若吃多了油腻食物,胃口欠佳,一吃苦楮豆腐,食欲很快就能提振。

现在老家的生态愈发好了起来,苦楮树也多了,人们也愈发注重养生保健,热衷于吃苦楮豆腐。那热辣苦楮豆腐汤,能把一个寒冬都吃出融融暖意来。其实,健康来得很简单,那就是多吃些绿色食物。我猜想,这或许就是老家人钟情于苦楮豆腐的缘故吧。

## 为松树而作

腊月的风一阵比一阵紧张  
许多松树与楠竹杂生在后山  
有的挺拔,有的瑟瑟发抖  
有的在根与泥土之间播撒秘密

整个原野都已经慢下了脚步  
青松有足够的精力呐喊或者鸣咽  
包括赠送一些松针给进山的人  
包括松果呼啸着砸出雄浑的动静

人们起床挑水,人们生火做饭  
没有一缕炊烟见证大地受了冻伤  
小动物们只是暂时去了天涯海角  
这一棵棵老实巴交的沉默之树  
细细检阅了自己郁郁葱葱的一生

## 为茅草而作

一茎枯黄的茅草,注定要孤独地  
告别大地。虫蚁在夕阳下发出回响  
那是我们触手可及的伤感,以及  
暮色。我还不懂生死离别这些哲学

落叶和着风声起舞,它们有足够多的  
技巧。足够多的寂静突然开口说话  
在深渊到来之前,很多东西离我们  
远去。很多东西正如茅草一样轻盈

郊外的大寒悄悄来过,每一粒草籽  
都竖起了耳朵。只有鬓角越发地斑白  
你所说的立春和雨水,当然还在路上  
那母亲所说的放牛娃呢?他去了异乡  
在冬天深处,与茅草共饮一滴露珠

## 为杨柳而作

青山湖的杨柳,艾溪湖的杨柳  
杨柳的队列始终与绿道保持一致  
湖里的鱼,岸上的风,驻足的美人  
都成了它的舞姿。它的倒影。它的笑靥

而此刻。在冬天,杨柳委屈地低着头  
像一弯疲惫的湖水,汹涌时没有涟漪  
像一行年迈的脚印,悲伤时没有泪花  
诗人落笔。二月的春风寄来了一封旧信

是否应该画下一把剪刀,用它裁开晨雾  
让人们在柳树下相逢,然后坐下来  
聊聊越来越少的鸟鸣,以及清风白云  
是否应该和孩子招手招呼,让自己站立成  
一棵杨柳。在经年累月里守望万水千山

## 在冬天,杨柳委屈地低着头

(组诗) □ 李 晃

品读江西

袁州谯楼:  
讲述时间的故事

□ 喻 虹

(一)

这栋古朴的建筑矗立于宜春中心城区鼓楼路步行街,它的名字叫“袁州谯楼”。但实际上,我更喜欢亲切地称它为“鼓楼”。一提起“鼓楼”,就好像有敲鼓报时的袅袅余音,从公元944年一直穿越至今。那声音并不震耳欲聋,但分明又在唤醒心灵深处的怀想。

谯楼坐东朝西,占地面积有780平方米,台高5.5米,台上还建有两层高楼,楼宽23.3米,长11.8米,高12.8米。屋脊顺南北向,为抬梁式木结构,重檐歇山顶。紧靠主楼的东北和东南方向,各伸出一个观天台。

晨雾未散时,台下的石拱洞先醒了。石拱洞东西两拱的上端刻的分别是“鼓楼”“余晖”四个大字。这是一天之中的清晨,我快步从东拱走到西拱,看到的却是“余晖”,这种感觉也很奇妙,仿佛一天的时间就在我抬头的瞬间哗哗地溜走,永不回头。

谯楼的墙基里,各个年代的砖块聚在一起,共同筑就了这座时间之台。我对着那些刻了字的青砖一一辨认,“皇宋淳祐十一年”“明洪武十年”“清道光十六年”“同治二年”……这些刻着“袁州府造”的铭文砖,像是一些被凝固的岁月。最底层的砖缝里,几缕青苔悄然爬上去,它们占据了高地,却也总是愿意匍匐着身子,毫不吝惜地把自己鲜活的绿色贡献出来,衬托这些古老的、古板的砖石。

一阵孩子的笑闹声也从东拱穿到了西拱。一日之计在于晨。他们背着书包,三三两两穿过石拱洞往学校的方向前行。我驻足楼前,看这栋沐浴在晨光里的建筑——谯楼不高,却让时间在这里,从无形变成了有形。

(二)

阳光爬上谯楼的重檐角,歇山顶的琉璃仿佛也铺上了一层碎银,变得熠熠生辉起来。檐椽露着岁月痕迹,展开了谯楼秀美而又不失威严的那一面。

在阳光下踏着台基走上谯楼,我看到南北观天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在地面上投射出斑驳交错的光影。黄道经纬仪、天体仪、日晷、地动仪、圭表……它们是中国古代科学的见证,凝聚着无数劳动人民的心血。

史书上记载,公元944年,刺史刘仁瞻建造了袁州谯楼,当时是袁州府署的一部分。

公元1219年,知州滕强恕重修谯楼,添置了影表、定南针、更筹等器具,并设有专人日夜轮流值守,每日负责击鼓报时。从此,袁州有了统一的时间标准和地方时间天文台。

滕知州重修谯楼有一个奇怪的格局:撑起歇山重檐楼顶的二十四根梁柱都是歪的,其中东八柱、中八柱往东歪,西八柱往西歪。但这样的结构却非常稳固,让谯楼至今巍然挺立不倒。传说中,滕知州为了很快修好谯楼,亲自主持施工,工程进度很快。可是采购梁柱料时,派去选料的人左寻右找买回来的杉树干,虽然很大,却都是弯曲的。要重新选料就会耽误工期,大家都很着急。一位木匠仔细看过梁柱料后,建议说:“人的双手弯曲着撑开可以托举重东西,把这些梁柱顺势分到一起,歪斜着应该也同样能有力撑起屋子。”大家听后都觉得很有道理,没想到此举后来却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一段佳话。

此后,袁州谯楼历经多次焚毁、坍塌和维修建造。到了清朝末期,随着钟、表等计时工具的兴起,谯楼的功能逐渐式微,但这座古老而亲切的建筑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踏上谯楼的木制楼梯时,我听到脚下传来“吱呀”的声响,这声响仿佛亦是来自千百年前。我不自主地把脚步放慢了、放轻了,生怕惊醒了一些久远的、在时间里安睡的精灵。谯楼里的铜壶滴漏、古钟、大鼓……这些测时、报时工具,它们以时间标本的形态静卧在那里,然而我似乎仍听到水滴缓缓流动的声响,听到遥远的晨钟暮鼓。

“紧十八,慢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这是老辈子传下的敲钟规矩,张弛有度。”一位同行的伙伴见我看得认真,主动和我说起。我这才知道,原来他的太爷爷曾是这城里的敲钟人。那一刻,我见见的分明是一个在青石板路上提钟前行的老更夫,他正在用钟声惊醒生活。

(三)

袁州谯楼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集测时、守时、授时三项功能于一体的地方时间天文台。

河南登封观星台始建于元代初年,一直被中国古天文学界认定为国内最古老的地方天文台。直到人们开始考证袁州谯楼的历史,才惊觉它竟比登封观星台还早建了五十余年。

撒马尔罕的夜穹下,帖木儿天文台遗址仍保持着十五世纪仰望的姿势。据说这是国外最古老的天文台遗址。但其在,帖木儿天文台出现时,远在两千余公里外的东方,袁州谯楼的铜壶滴漏早已悄然流转过两个世纪。

千百年来,袁州谯楼静静地矗立在赣西大地上,以它独特的姿态,深情地守候着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

“咚——咚——”

谯楼上,是谁又敲响的那鼓?或是又撞响了那钟?仿佛敲醒了一段尘封的往事,又仿佛撞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门。